

# 余村的竹与路

□ 张志善

晨雾还没散尽时，老胡已扛着竹扫帚站在村口的“两山”石碑下。青灰色的石碑被露水打湿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十二个字愈发清亮，像刚从溪水里捞出来的鹅卵石，带着润润的生机。他伸出粗糙的手掌，轻轻拂过碑上的字迹——指腹能摸到刻痕里残留的晨露，凉丝丝的，像二十年前矿山旁那条小溪的温度。抬头望身后的竹海，风穿过竹叶的声音比二十年前轻了许多，不再夹杂着电锯的轰鸣，只余下“沙沙”的絮语，裹着竹节的清香，漫过整个村子。

老胡的竹扫帚是用屋后的毛竹做的，每一根竹枝都经他亲手挑选、修剪。天蒙蒙亮，他就背着竹篓钻进竹林，专挑那些长了三四年的毛竹——太嫩的竹枝易断，太老的又显僵硬。他蹲在竹丛里，左手扶着竹竿，右手握着磨得发亮的柴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竹枝便应声落下，断面还渗着乳白色的竹汁，沾在手上黏糊糊的，却带着一股清冽的草木香。回家后，他把竹枝摊在院中的青石板上，用篾刀细细削去枝丫上的毛刺，再按照长短粗细分类，最后用浸过桐油的麻绳捆扎结实。一

把扫帚要耗费大半天工夫，他却乐此不疲，常对着刚做好的扫帚念叨：“这竹子啊，以前就是烧火的料，现在倒成了能换钱的宝贝。”

二十年前，这满山的竹子可不是用来做扫帚的。那时余村人靠山吃山，家家户户都围着矿山转，卡车昼夜不停地往山外运石头，扬起的粉尘能把正午的太阳遮得只剩个昏黄的圆。老胡也在矿上干活，每天天不亮就揣着两个冷馒头出门，踩着没脚踝的矿渣往矿洞里走。矿洞里潮湿闷热，照明灯只能照见眼前几米远的地方，耳边全是风钻“突突突”的巨响，震得耳膜发疼。下班回家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往脸盆里倒热水，使劲搓洗鼻孔——能抠出黑泥来，连吐的痰都是灰色的。刚洗的衣服晾在院里，半天就落满灰。老伴总说：“这日子啊，像是住在煤堆里。”他现在仍清楚地记得，村里那条通往矿山的路，被卡车压得坑坑洼洼，下雨天全是泥，孩子们上学得踮着脚走，把裤脚卷到膝盖，一不小心就摔成泥人，哭着回家时，脸上的泥道子混着眼泪，活像个小花猫。

后来，干部来了村里，在老

槐树下开了场动员会，说要停了矿山，走“绿水青山”的路。老胡当时挤在人群里，手里还攥着刚从矿上领的工钱，听了干部的话，心里直打鼓：没了矿山，靠啥吃饭？散会后，他和村里的老伙计们凑在老槐树下嘀咕。有人蹲在地上抽着旱烟，眉头皱成了疙瘩说：“这不是瞎折腾嘛，山里除了石头就是竹子，能有啥出息？”有人拍着大腿叹气：“我家娃还等着矿上的工资交学费呢，停了矿，日子咋过？”没过多久，矿山真的停了。当挖掘机被拖车运走时，老胡站在路边看着那些“大家伙”消失在山路尽头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让他意外的是，裸露的山体很快种上了树苗，有松树苗、柏树苗，还有些他叫不上名字的灌木，沿着矿坑的边缘排得整整齐齐；那条坑洼的路也被重新修过，铺上了平整的水泥，路边还栽上了桂花树，春天抽芽，秋天开花，香气能飘到村尾。

最先“吃螃蟹”的是村东头的小王。小王在城里打过几年工，见过世面，回来后就把自家的老房子改成农家乐。他请人把土墙刷成了白色，屋顶换了新的瓦片，

门前搭了个竹廊，廊下挂着红灯笼。风一吹，灯笼晃悠着，映得竹廊上的竹节纹路愈发清晰。院子里种满了山茶和月季，山茶冬天开花，红艳艳的；月季春天绽放，粉的、黄的、红的，把院子装点得像个小花园。开业那天，小王请老胡去吃饭。老胡刚走到门口，就被一股香味吸引住了——是笋干烧肉的香味，混着竹叶的清香，从屋里飘出来。进屋一看，桌上摆着好几道菜：笋干烧肉，笋子是春天挖的春笋，晒成干后泡软，和五花肉一起炖，油亮亮的；清炒竹叶菜，叶子翠绿，还带着水珠；土鸡炖蘑菇，土鸡是自己养的，蘑菇是山上采的，汤色奶白，闻着就鲜。小王笑着给老胡盛了碗汤：“胡叔，您尝尝，现在城里来的游客就喜欢这原生态的味道，喜欢在竹海里散步，在溪边钓鱼，晚上还能听着竹叶声睡觉。”老胡喝了口汤，鲜得眯起了眼睛，又夹了一筷子笋干烧肉，笋子脆嫩，肉香不腻，嚼在嘴里满是汁水。他忽然觉得，这竹子原来比石头金贵，这满山的绿，原来能长出这么好的日子。

从那以后，余村的变化越来越大。曾经堆满矿渣的空地变成了湿地公园，工人师傅们把矿渣清理干净，挖了个小湖，引来山里的溪水，湖里种上了荷花，岸边栽上了垂柳。春天，荷花冒出嫩尖，垂柳抽出新枝，远远望去，

一片嫩绿。夏天，荷花盛开，粉的、白的，亭亭玉立。游客们坐在湖边的凉亭里，手里拿着荷叶，扇着风，聊着天。溪水清澈见底，能看见小鱼在水里游，一群群的，像银色的小箭头，穿梭在水草间。曾经灰蒙蒙的山，如今郁郁葱葱。竹子长得比以前更粗更壮，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，洒在地上，形成一片片光斑。走在竹林里，脚下是厚厚的竹叶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像铺了层地毯。曾经冷清的村子，现在挤满了游客，农家乐和民宿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，门口挂着“正宗农家菜”“竹林民宿”等招牌，五颜六色，成了一道道风景线。村里的年轻人也回来了。小王的堂弟以前在城里开出租车，现在回村开了家民宿，还学会了做咖啡，在院子里摆上几张桌子，游客们喝着咖啡，看着竹海，别提多惬意。村西头的小李，以前在外地打工，现在回村做了导游，每天带着游客逛竹林、游湿地。

老胡也闲不住，他学着小王的样子，把自家的竹林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春天，他背着竹篓去挖春笋。春笋刚冒出地面，顶着褐色的笋壳，像个害羞的小姑娘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笋周围的土扒开，再用笋铲轻轻一撬，春笋就出来了，带着泥土的清香。夏天，他去采竹荪。竹荪长在竹林的腐叶下，白色的菌柄，顶着网状的菌裙，像个穿着白裙子的仙女。他采完

后，回家晒干，装在袋子里，卖给游客，一斤能卖不少钱。秋天，他晒笋干，把春笋切成片，放在竹筛里，架在院子里晒，阳光把笋片晒得金黄，香气飘满整个院子。冬天，他就做竹扫帚。一把把竹扫帚摆在门口，游客们看见了，都喜欢买一把带回家，说“这是余村的竹子做的，用着踏实”。一年下来，老胡的收入比在矿上干活时还多。

有一次，老胡带着城里来的游客去后山的竹林。游客们一边走一边拍照，嘴里还不停惊叹：“哇，这竹海也太漂亮了吧！”“空气真好，比城里清新多了，感觉连呼吸都变顺畅了。”有个小姑娘蹲在地上，捡起一片竹叶，放在鼻子下闻了闻，笑着说：“爷爷，这竹叶好香啊，我能带回家做书签吗？”老胡笑着点头：“当然能，喜欢就多捡几片，这山里的东西，只要不破坏，都能拿。”他指着远处的山说：“你们看，那座山以前全是矿坑，现在绿油油的，看着就舒服。”有人问他：“爷爷，当初停了矿山，您没后悔过吗？”老胡笑着摇头，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盛开的菊花：“不后悔，以前靠山吃山，把山吃伤了，天是灰的，水是浑的，连呼吸都不舒服；现在护山养山，山反而给了我们更多，天变蓝了，水变清了，游客来了，钱也赚了，心里也舒坦了。”他想起以前在矿上干活时，

每天回家都觉得累得慌，骨头像散了架。现在每天在竹林里转悠，听着竹叶的沙沙声，看着潺潺的溪水，偶尔还能听见鸟儿的叫声，心里别提多舒坦了，连腰板都比以前直了。

傍晚时分，老胡扛着竹扫帚往家走。夕阳西下，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，云彩像被点燃了一样，红彤彤的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平整的水泥路上，影子随着他的脚步晃动，像个调皮的孩子。路边的桂花开了，米粒大的黄花藏在绿叶间，香气扑鼻，深吸一口，满是甜香。几个孩子在路边的空地上玩耍，有的踢毽子，有的跳皮筋，还有的追蝴蝶，笑声清脆，像银铃一样。有个小男孩看见老胡，笑着喊：“胡爷爷，您回来了！”老胡笑着点头：“哎，回来了，你们小心点，别摔着。”他抬头望去，远处的竹海在夕阳下泛着金光，风吹过，竹海起伏，像波浪一样，好看极了。他忽然意识到“绿水青山”是如此真切，是竹海里的竹子，挺拔、坚韧，带着生机；是溪水里的小鱼，灵动、活泼，带着活力；是村里人的笑脸，真诚、灿烂，带着幸福；是这满山满村的生机与希望，是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底气。

二十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余村的路，从坑洼的矿山路变成了平整的旅游路，路上跑的不再是拉矿的卡车，而是载着游

客的小汽车、观光车，还有孩子们骑着的自行车，车轮碾过路面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，轻快而愉悦；余村的竹，从无人问津的柴火变成了金贵的宝贝，能做扫帚，能做笋干，能做竹编，还能吸引游客，成了余村人的“摇钱树”；余村的人，从满脸煤灰的矿工变成了笑容灿烂的守护者，守护着这片竹海，守护着这条溪水，守护着这方绿水青山，也守护着自己的幸福生活。这条路，是余村的路，也是中国无数乡村的路。它告诉我们，绿水青山是最宝贵的财富，是能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根基；它告诉我们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，是能让大地焕发生机、让人们收获幸福的正确选择。

老胡走到家门口，看见老伴正在院子里晒笋干。竹筛里的笋干铺得匀匀的，阳光洒在笋干上，泛着诱人的金黄色，香气飘得很远。老伴戴着老花镜，手里拿着小耙子，时不时翻一下笋干，生怕晒得不匀。老胡放下竹扫帚，走过去帮老伴翻了翻笋干，笋干干硬却带着韧性，像他这一辈子的日子，曾经苦涩，如今却满是香甜。老伴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今天的太阳好，晒出来的笋干肯定好吃，等孙子放假回来，让他带点回城里。”老胡点点头，心里暖暖的。他知道，只要守住这绿水青山，余村的日子就会像

这满山的竹子一样，节节高，一年比一年好，一年比一年红火。

正说着，院门外传来了清脆的喊声：“爷爷！奶奶！”老胡探头一看，是孙子小宇背着书包跑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城里来的同学。小宇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高中的孩子，周末常带着同学回村体验生活。“爷爷，你看我给同学带了啥！”小宇举着手里的竹编小篮子，里面装着刚采的野山楂，红彤彤的。他的同学好奇地打量着院子里的竹筛和墙上挂着的竹扫帚，兴奋地说：“胡爷爷，这些都是您做的吗？太厉害了！我们老师说，余村是‘两山’理念的发源地，现在还是生态教育基地呢！”

老胡乐呵呵地拉起孩子们，往竹林方向指：“走，爷爷带你们去竹林里挖冬笋，晚上让奶奶做冬笋炒腊肉！”几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跟着老胡往竹林走，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和竹海的影子叠在一起，像一幅温暖的画。风又吹过竹林，“沙沙”的声音里，混着孩子们的笑声，飘向远方——那声音里，有对过去的回忆，有对现在的珍惜，更有对未来的期盼。而那座“两山”石碑，在暮色中依旧清亮，像一盏灯，照亮着余村的路，也照亮着无数乡村通往幸福生活的路。生态

（张志善，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）